忠实与变通

——浅论《夜深沉》原著与电视剧的异同

向叶平

自从电影与电视诞生以来，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改编便成了影视剧源源不断的资源。从古典名著到现当代文学代表作，乃至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通过改编，为影视界创造了无数优秀的影视作品。张恨水作为现代文学史通俗小说大家，其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近年来，其小说作品更是成了影视导演们的宠儿。《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白蛇传》《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纸醉金迷》《满江红》《现代青年》《孔雀东南飞》等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像《金粉世家》等作品改编播出后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率。目前，《北雁南飞》的电影拍摄已经开始。1941年，《夜深沉》曾经被改编成电影。2006年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并且录制播出，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再次证明了张恨水小说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黄兵在《现代影视改编模式论》一文中，认为现代影视改编主要有四种模式：忠实移植式改编、变通取意式改编、多源复合式改编和对位互动式改编。忠实移植式改编，“这种改编尽量忠实于原著，编导努力接近原著，争取在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与原著保持一致，影片只是原著的影像化再现，近似于巴赞所谓的‘形神兼备’的忠实性改编”。[1]17——对于电视剧《夜深沉》，论者所抱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杨惠在《人性的证明——论张恨水小说<夜深沉>电视剧改编的思想深度》一文中认为，“从故事情节上看，电视剧基本忠实于小说原著，小说原著中的主要人物、情节和各种关系都保留了下来，同时扩展了小说所简略和空白的部分。”[2]32（杨32）

对于变通取意式改编，黄兵认为“改编者可以摆脱原著结构和内容的束缚，根据影像的需要对原著进行取舍和创造，是一种自由处理原著的模式”，其表现形式的第一种即是“扩充和增加，扩充包括人物数量和故事情节”。[1]17那么电视剧《夜深沉》对于原著到底是完全忠实还是变通取意呢？论者在详细阅读小说、观看电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粗略的对比，发现电视剧对于原著其实是进行了大量改编的。由于“影视与文学之间最明显的的相同与相近因素，应该是它们共同的叙事功能与人物的形象塑造”，[3]139（影139）因此，本文主要从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两方面进行比较。

一、情 节

正如杨惠所说，电视剧对于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保留了的。但是，做为一种迥异的艺术样式，电视剧必然要对其情节进行一些改编。这是符合影视改编的原则的。“改编应以不对原作构成重大艺术伤害为前提，应当遵循改编者与原作方‘互利互惠’的原则。”[3]194（影视194）。“改编者与被改编的文学作品之间，应该首先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纽带与艺术上的共鸣，改编成的影视剧应该与原作之间具有起码的相似性。”[3]196（196）电视剧不管怎么改编，都不应该伤害原作的艺术魅力。电视剧《夜深沉》对于原作的情节，在基本保持的前提下，进行了局部改动。要把40回的小说改编成34集的电视剧，剧本“必须在内容的结构上进行较大的充实和调整。”[4]13（刘13）

关于电视剧《夜深沉》的剧情，网络上的宣传广告是这样描述的：“清纯美丽的落魄艺人月容，与出身富贵却被赶出家门的马车夫二和偶遇。两个人在共患难中渐生情愫，月容拜师学艺后成了戏班子的红角，被追捧的感觉让她一度迷失了自我，待她幡然醒悟，已经物是人非。重新开始的月容在商人刘明德的指引下(该人是二和父亲过去的副官)来到上海，寻求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当事业就要走上巅峰的时候，她却发现刘明德借以发迹的原始资本竟是骗取了二和父亲留给二和的遗产……当她趁刘明德不备翻找证据时，偏偏为妻报仇的二和闯入，结果在二和和刘明德的争斗中，月容被手枪误伤。最终倒在二和的怀中……”（出处？）

对比小说，可以说大部分情节与原作是一致的。但差别同样大量存在。这里试举一二。首先，从二人偶遇的原因来看。在小说中，丁二和第一次见到月容是在一个夏天的夜里。这个夜里，二和正和邻居们一起在大杂院里纳凉，而月容跟随养父母出来卖唱。月容一开口说话，二和“心里倒是一动”（小说3）。及至听了月容的戏，二和越发喜欢起来，但是因为贫穷，从此以后二和便只能旁听了。“自此，每当晚间卖唱的经过，他只好静静地听一阵子。”二和对于月容的爱，就是从这里萌芽的。其次，当月容被宋信生始乱终弃之后，回到北平，在茶社唱戏谋生，又被刘明德看上。月容巧施计谋，通过刘明德的夫人，让自己变成了刘明德名正言顺的干女儿。而刘明德为了独占月容，借口给二和介绍工作，逼其辞职。而二和以为月容再次上了男人的当，想去除掉刘明德。到了最后想起家中的老娘不得不放弃，孤独地离开了。小说至此结束。其三，“但中间部分从第18集到24集近五分之一篇幅，讲述宋信生的再度现身与三度失信，反反复复造成难以容忍的拖沓感。”[4]14（刘14）而小说里则显得简单得多。？其四，电视剧从第25集到第34集，用几乎占了全剧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月容到了上海以后的命运故事，这完全是电视剧的再造。因为原著里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到过上海。

而这些故事的叙述人，差别也是明显的。在电视剧里，月容是头号主人公，所有的故事都是以月容为线索的，镜头跟着月容跑。这显然跟小说完全不一样。原作的线索是丁二和，而关于月容的故事，比如当初她在其师父张三家的情况，后来在杨五爷家学艺的过程，甚至最关键的故事——月容被宋信生欺骗玩弄的经过，都是在事后回忆或转述出来的。当这些故事发生时，小说里正在讲述的是丁二和的事。等到月容的事情成为过去时，再由其他人讲述出来。月容被宋信生欺骗一事，最后由月容面对着宋家一个老伙计，自己回忆出来。

二、人 物

“一部依附于文学文本而生的影视剧，如果不另辟蹊径、不对人物进行更深刻的挖掘就无法取得成功。”[3]198这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原则。电视剧《夜深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就做出了很大的创新。

（一）二 和

丁二和做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他出身富贵。因为父亲去世母亲被赶出丁家，他沦落为一个马车夫。由于母亲的教育，虽然读书不多，总体上二和是一个有着较多传统道德的青年人。对于母亲，二和是孝顺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到那年老眼瞎的母亲，二和基本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朋友，他是仗义的。大杂院里的邻居、胡同里的朋友，他都是愿意帮忙的。在他的身上，还有一股子侠义精神。如果不是他搭救出逃的月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他说：“我不碰着这件事呢，我就不管，现在睁睁地看你去寻死，可没这个道理。”然而，二和也是狭獈的。当月容跟着信生去了天津，二和久寻未果。最后终于得到消息，进入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四合公寓。在那里，二和见到了一面摔破在地的镜子，镜子背面嵌着月容和信生的合影。二和见了，便十分仇恨。回家后，他对丁老太太说：“这一下子，我真乐大发了，平常两口子过日子，打破了镜子还会出岔呢，他们刚刚搭上了伴，立刻出了这种事，那我敢说不要久，他们就得完！哈哈！”[5]132老太太听了，当下批评他“心眼儿太窄”。而二和听了，不以为错，更是如火上浇油，找出剪刀，挖出宋信生，扔在地上，踩上一脚。最后把那破镜子“砸了个粉碎”。虽然二和的愤怒可以理解，但是他对月容的诅咒便显得有点狭獈了。

像小说中所塑造的一样，电视剧里的二和也很孝顺，对母亲几乎是百依百顺。对朋友，也有几分仗义。但是这种精神没有小说里表现得那么强烈。和小说相比，电视剧里的二和搭救月容这一故事，起因是月容自己隐藏在了二和的车上，二和被动的成分更多些。小说里的二和开始并不想收留月容，想把她送去救助站，经过相处之后，二和慢慢舍不得月容离开丁家，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而电视剧为了增加矛盾冲突的激烈，特别让警察出场对此事进行干预。在这一情节中，二和显得颇懂人情世故，知道用金钱化解矛盾。

（二）月 容

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里的月容，都显得聪明、能干、勇敢、极其自尊自爱。她被师父虐待，拼了命也要逃出虎口。当二和把月容带回丁家，看到丁家的零乱，她的第一反应便是收拾这个家。两三个小时里，就把丁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令二和目瞪口呆。这也是二和产生收留月容的重要原因。月容是聪明的，用王傻子的话说，“这孩子真会说话。她要是有那造化，在富贵人家出世，一进学校，一谈交际，咱们长十个脑袋，也抵不了她。”[5]30

不过，在作家眼里，这聪明不是真正的聪明。“孔夫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实在不错！聪明的人，是不受诱惑；愚蠢的人，是不懂诱惑。至于小聪明的人，明知道诱惑之来，与己无利，心灵一动，就进了诱惑之网了。”[5]85在作家看来，正是因为月容不过一小聪明之人，所以她很容易便受了宋信生的诱惑。实际上，这不过是她的虚荣心的结果。月容从小被卖到师父家，缺少父母的关爱。接触的又都是戏文之类的文化，很容易把戏剧当成现实，美化现实。因为，宋信生之所以能引诱月容成功，除了月容年纪轻阅历少缺少交际经验，实际上是宋信生的物质引诱之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说第十二回是宋信生成功引诱月容的重要一章，前面宋信生的捧场、英雄救美都是铺垫，而这一回，宋信生又请月容吃饭，进了高档饭店，首先故意在月容面前露出钱夹子里的钞票，接着又向月容炫耀自己的家世，[5]86“开煤矿的，比开银行的还有钱”。吃好了饭，又送月容黄金首饰。见到那黄金项链，月容的第一反应，便是想到“台柱子吴艳琴，就有这第一个”，便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一馈赠——这明显就是攀比心在做怪了。接下来，宋信生又带月容去自己的学生公寓参观，在那里又大大地炫耀了一回，并趁机向月容表达了爱慕之情。月容表面上没有应允，但内心里确实已经被他征服。宋信生一表人材，能说会道，加上奢华的物质诱惑，月容的心已经离开了二和。究其原因，正如月容被弃之后，向宋家老伙计报告受骗经过时所说：“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哪里就看过这些？……我这一动心，他说什么，我就都相信了。”

可以说小说中的月容最大的性格缺陷就是虚荣，是虚荣导致了她的悲剧。而电视剧里的月容，虚荣心要弱很多。当宋信生要送她项链时，月容推辞了很久，后来终于接纳，不过是听宋信生说，可以在项链上可以嵌上两人的相片。主要是情感上的感动所致。而宋信生能打动月容，更重要的是他满足了月容对于戏剧表演艺术的追求。宋信生请月容看了她看不起，二和也请不起的时髦艺术，电影《一夜风流》；在月容有机会唱压轴的暴雨之夜，他请了二百多人捧场，为月容的成名立下汗马功劳；请月容去宿舍参观时，还朗诵了几句现代诗；后来之所以不顾一切地跟随宋信生去天津，却是为了录唱片。可以说，电视剧里的月容不仅仅只是虚荣二字可以概括的。面对这样的男子，月容如果还不动心，那几乎就有违人性了。所以，电视剧里的月容的形象要更丰满，其被宋信生欺骗的理由也更能让观众对她抱有深深的同情。显然，电视剧不仅让月容成了主人公，更让她变成了一个正面人物形象。“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形象，一般应具有鲜明突出、善恶分明的性格特征。”[3]168按照这种理论，显然月容就是代表着善的。

（三）宋信生

小说里的宋信生显然是一个不务正业、以玩弄女性为快的花花公子。他是一名大学生，但从不见他上学，每日以逛戏园子为乐。为了追求月容，既懂得以情感人，又深通利诱之道，轻而易举就征服了月容。一旦美人到手，新鲜劲一过，其真实面目便呈现出来。最后，居然为了活命把月容卖给赵司令。可谓典型的“始乱终弃”。可以说，小说里的宋信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但电视剧里的宋信生却不是这样的。他一出场便完全是一副新式青年的打扮，他穿着流行的学生装，张口就是自由民主。不过，他虽然自命为进步青年，要民主要自由，却口口声声喊家里的管家为“宋家的下人”。宋信生之所以会爱上月容，其理由不过是因为月容唱功好、扮相好——不过是因为她的赏心悦目而已。这种欣赏仍旧没有脱离传统社会男子对女子的物化。做为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他当然是不合格的，因为我们从没有见过他上学，反而，见他终日流连于勾栏戏院。因此，宋信生是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一旦失去了家庭的支持，他就没有任何自由的本钱了。

最重要的不同是，对于月容，他是真心的。他之所以带月容去天津，是为了录唱片，想帮助月容早日成名，也算是对月容事业上的极大的帮助，只不过，由于不谙世道，急于求成，结果反而坏了事，导致月容的人生、事业毁于一旦。尽管这样，他依旧决定娶月容，没想到父亲极力反对他娶一个戏子，于是二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即便如此，他依然带着月容进行了婚姻登记，可见他对月容确实是真心的。后来为了重新得到月容的心，竟然不惜一切代价去赌场投机，一步步令自己走向了末落。

(四)枣 花

无论小说还是电视，枣花都不是重要人物。小说中的这位田家二姑娘，一直被作家以二姑娘称之，她性格文静，精通家务，长相也并不比月容差。小说第十七回借二和的眼睛细致地描写了她的肖像：“二和一抬眼，见她那长圆的脸儿，虽没有涂一点脂粉，却也在脸腮上透出两个红晕。她不像别的少女，有那卷着的烫发，只是长长的垂着，拖到肩膀上，梳得顺溜溜的。身上穿了一件蓝布旗袍，也没有一点痕迹……倒也有那一份伶俐样子。”这是一个健康整洁，虽不时髦但也绝对不能说是老土的邻家姑娘。她和二和自小为邻，算得上青梅竹马。她的哥哥在电灯公司上班，经济条件在整个大杂院里算是上层社会了。她一直深爱着二和，如果没有月容的出现，她和二和的结合是一定的。但是月容出现了，二和的心里从此只有月容一个人。后来，算是一种报复，她把自己送给了刘明德。有了身孕之后，借助刘明德的力量，终于嫁给了二和。但这种结合并不幸福，反而是痛苦的开端。枣花终于在悲怆中因早产死去。

电视里的田家二姑娘被取名枣花。对于家务，她十分擅长。但她的性格要比原著活泼些，虽长相不错，也一直深爱着二和，但穿着打扮一直都很土。直到她去嫂子帮工的刘明德家代工，遇上了刘明德的小舅子龙少爷。百无聊赖的龙少爷一见到乡土味十足的枣花，便盯上了她。正在打老婆财产主意的刘明德见状便极力撮合。加上枣花的哥哥一直看不上二和，一心想要妹妹嫁给有钱人。当然，二和对月容的痴迷也让枣花寒了心。于是，田家大嫂便给枣花做了几身像样的衣服。这样一来，龙少爷更是有恃无恐。最后，他强奸了枣花。事情败露，不肯出钱也不肯承担责任一走了之逃回了老家。有了身孕的枣花虽然最终也嫁给了二和，但是她终究得不到二和的心，加上自己不光彩的经历，她在丁家忍气吞声地生活下来。

三、改编的缘由

 综上所述，虽然改编后的电视剧比较忠实于原著，但其改动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塑造上。就人物的数量而言，电视剧中的人物从无到有的增加了龙少爷；对于枣花，增加了名字与戏份，让她从第一集就开始出场。对于刘明德，也是一开始就出场的。对于主要人物丁二和和杨月容，他们的命运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月容，电视剧让她最后走向了死亡。

之所以要有这些变化，导演姚晓峰自陈：“纯粹拍京剧艺人，没人爱看。小说中描写的月容就是一个京剧演员，还不是名伶，她的命运不会引起现在太多人的关注。于是，我们就虚构了月容从一个京剧演员到电影明星的传奇经历。”——这应该就是导演为什么要让电视剧的后十集跳跃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原因了。他又说，“就在月容走投无路时，第三个男人出现了，这便是刘明德——一个睿智、成熟、有魅力、有心计的男人。他不仅能够成就月容事业上的辉煌，更让月容感情找到了依靠。”[6]70“这一点和小说里的出入非常大。小说里把枣花和刘明德都写得很脏，如果忠实于小说进行拍摄，我想观众是不会认同的。”[6]71由此可见，导演进行改编的最大动机是获得当代观众的认同。“电视连续剧在题材选择和内容表现上，要注重现实性、世俗性及时代性。”[3]167作为通俗文学，电视剧首先是以高收视率为目标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当代观众的心理需求。对于月容的命运与情感的改编，也是如此。“我在设计人物的情感和命运时，基本上就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对照进行创作的。”做为一部电视剧的导演，姚晓峰知道现在的观众需要什么，并以此为依据对原著进行合理的改编。

除了满足当代观众的口味，人物形象的重塑也体现了导演对原著主题的把握。虽然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影视作品的首要任务，但是人物形象必然体现着创作者的思想观念与情感好恶，也就是影视作品的主题。《夜深沉》作为一部典型的张恨水式的言情小说，借丁二和和杨月容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社会的批判。“电视剧改编在这一层面上煞费苦心，增添了揭露社会不公，有钱人为富不仁的内容，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2]33正因为主题表达的需要，电视剧增加了龙少爷这一富家子弟形象；宋信生虽然不像小说中那样丑恶，但终究难逃始乱终弃之名；刘明德一心为财，为财而害命；加上赵司令、刘明德太太之流，电视剧构建了一幅上流社会群丑图，加强了剧作的社会批判效果。

参考文献：

[1]黄.现代影视改编模式论[J].电影文学,2012(4).

[2]杨.人性的证明——论张恨水小说《夜深沉》电视剧改编的思想深度[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1(4).

[3]邹红.影视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刘彬彬.契合与重构——透视电视剧《夜深沉》中原著与改编的关系[J].中国电视,2007(3).

[5]张恨水.夜深沉[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

[6]赵,许.不露痕迹的生活流——访电视剧《夜深沉》导演姚晓峰[J].中国电视,2007(2).

**作者简介：向叶平，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